

楔子 無緣又無分

他丟下長劍，在師父面前跪下。「師父，為何不能是她？」

「你與她無緣又無分，她此生另有正緣，你……別浪費時間了。」

「既不是徒兒，那與她有緣有分之人又是誰？」他語氣裡帶出一股恨了。

「天機不可洩漏。」

他忍不住嗤笑。「徒兒逆行於天地，早已窺知天下事，這天於徒兒能有什麼機密？」

「你擁有來去自如的機運，是得天獨厚的異數，但若違天逆命，也難逃劫數！」

他語氣晦澀不已，「師父，徒兒與她就……真不可能嗎？」

「不可能！」

「您如此斷然……」他慢慢跌坐下去，之後臉上是死一般的寂靜。

「諾兒，天命如此，就別強求了，趁還收得住情感及早抽身吧！」

他苦笑，「師父有所不知，徒兒早已情根深種，收不回來了……」

「你真糊塗。」

「對不起，徒兒自己也不知會對她放下如此深的感情，如今只盼師父容徒兒去見見她的命中人，若那人值得託付，徒兒也就甘心放下，不去強求了。」

「不成，你不得去見這人！」

「為何不能見，莫非這人有問題？」

「有沒有問題都與你無關，為師說過，你與她無緣無分，她的事你根本不該過問。」

「若真無緣無分，徒兒就不會與她相遇，師父的話未免矛盾。」

「你質疑為師？！」

「不，徒兒就事論事。」

「你！總之，你二人在彼此的這一世裡都是不可能的，記住師父的話，離她遠一點，她於你沒有好處。」

「師父這是情願見徒兒受苦？」

「苦總比……」

「總比什麼？師父為何不將話對徒兒說清楚？」

「唉……能說得清，為師怎會不說……」

第一章 隔壁鄰居很難搞

晏金王朝，天喜二十六年。

「藍炯順，你為官不正，私吞寧縣官銀，貪贓枉法早晚有報應！本官詛咒你這貪官生不出兒子，絕子絕孫！」

這日，男子氣憤地由常州平縣縣令官邸出來，站在門口破口大罵。

「呸！本官行得正，坐得穩，兒子都二十歲了，證明本官愛財取之有道，你若是再胡言亂語，本官上書朝廷告你汙辱栽贓，讓你丟官！」藍炯順追出來說。

原來那氣呼呼的人正是隔壁寧縣的縣令李章程，近年國庫充盈，朝廷便撥下銀子協助地方建設，各縣分得千兩銀，朝廷讓各地縣令親自上京領取，順道報告地方政務，李章程不巧生了場病，下不了床上京，藍炯順自告奮勇替他領錢，可怎知回來後藍炯順居然只交給他七百兩！

問明原因，藍炯順解釋因他沒親自上京呈報政績，因此被朝廷扣了三百兩，這事是自己生病誤事原本怪不了別人，但昨日卻聽到另一縣的縣令告訴他，根本沒扣錢這回事，藍炯順替他領走一千兩。

他得知後氣得來找藍炯順理論，可這姓藍的居然有臉皮說這三百兩是他代領的走路工錢，打死不還寧縣，這等貪官，他能不氣得大罵嗎？

「藍炯順，老天有眼的，善惡有報，你有兒子也沒屁眼！」李章程氣到已沒什麼理性了，顧不得風度，罵得粗野。

藍炯順也惱火了。「李章程，你王八蛋，生的兒子才沒屁眼！」抓起地上的石頭往李章程砸去。

但沒砸中，石子落在李章程腳邊，李章程本來氣得撿石子要回砸，見藍炯順已喚來下人要對付他，心下一驚，只得先逃命要緊。

「有種別走，給老子滾回來！」藍炯順見他逃跑，在後邊叫囂。

「我說爹，您兒子沒屁眼了嗎？我每日準時上茅房，順暢得很，您與他對罵豈不是浪費口水又傷身？這還失了做官的風度。」錦衣少年搖著近來最流行的沉香扇，晃晃悠悠地走過來說。

少年生得唇紅齒白，眼眸燦如晨星，十分俊俏，只是相貌雖風度翩翩，談吐上卻有點兒不著調。

藍炯順丟了手中沒砸出去的石頭，撇撇嘴道：「藍小子說的有道理，這姓李的不知好歹，也不想若不是我替他上京領錢，寧縣連七百兩都沒有，還來跟我計較那三百兩，這種腦袋不清楚的老傢伙我跟他嚷什麼，隨他蠢去吧！」

「爹想通就好。」藍篠悠搵著扇子笑嘻嘻的點頭。這扇子之所以稱之沉香扇，是搖搵間會散發出香氣，有的是檀香，有的是花香，而自己這把扇子散發的是桂花香，甜味聞得人挺想睡覺的。

「想通什麼，瞧你這小子這副打扮，又想出去惹是生非了？」藍炯順瞅著兒子問。藍篠悠露齒笑了笑。「爹，您明知故問，給點銀兩讓兒子出去花花。」他伸出手，不客氣的討錢。

藍炯順朝他掌心拍下去。「今日不准出去，老子有事讓你去幹，別給我出去花天酒地！」

藍篠悠收回被打紅的手，一臉不滿。「爹讓我幹什麼說就是，幹麼動手呢？」

「你這小子成天只知花錢享樂，不務正業，我要不是只有你這個兒子，怕自己死後沒人送終，早把你打死了，還讓你在這囉哩囉嗦。去，隔壁來了新鄰居，瞧那排場不小，去給爹探探什麼來頭？」

「拜訪鄰居的事不是女人該幹的嗎？讓娘去就好，這麼無聊的事我去做什麼！」他不屑幹。

「你娘比你還混，這會兒與她那幾個姊妹淘不知又混到哪裡去揮霍顯擺了，我若找得著她，還需要你？」

藍篠悠翻了白眼，這倒是，自己那娘比他還「花天酒地」，最喜歡在其他官夫人面前擺闊，花錢買珠寶首飾從不手軟，爹有他和娘這兩個「闊妻貴子」，難怪得

拚命攢錢養家，汙了寧縣的三百兩實在也是不得已啊！

「知道了，去就去。」他轉身往屋裡走。

「藍小子，大門在那裡，你往哪走？」藍炯順揪住兒子後領問，以為兒子只是嘴巴敷衍，沒真的要替他去辦事。

「爹抓著我做什麼？難道要我空手去？我得先去咱們庫房裡挑件伴手禮帶過去才像話啊。」

藍炯順聽了這話鬆開他的領子。「算你這小子有點腦子，去去去，挑個禮送過去，不過你別挑太貴的。」藍炯順小氣的交代。

「我知道那倉庫裡的全是爹的收藏，件件精品，但爹別盡想著省錢，隔壁來頭如何咱們不知，送重送輕難拿捏，兒子先挑個不輕不重的較為妥當。」

藍炯順點點頭，「這話也在理，挑什麼你自己拿主意吧！」擺擺手讓他滾了。

藍篠悠往庫房去，裡頭可是爹為官多年各方「進貢」的東西，在琳瑯滿目的物事裡他挑了幅畫，是近朝名師的畫作，東西說貴不貴，便宜也不算便宜，掛在家裡牆上還算有點分量，送禮也不致失禮。

他拿著畫，晃悠悠地出了門朝隔壁走去，想著爹為何會說新搬來的鄰居有點來頭的話，聽說這戶人家姓瀝，是個年輕公子，搬來月餘了還沒露過面，成天待在宅子裡足不出戶。

越是低調的人越不簡單！要知道，縣令乃一縣之首，官邸自然是設在縣內地段最好之處，能與縣令做鄰居的人家，家底不可能薄的。

現下京城有錢有權的人家正流行「下鄉靜養」，說是有助於陶冶心性、休養生息，因此爹懷疑這人八成是某個皇親國戚，或某大臣的子孫下鄉來附庸風雅的。

否則，既然住在隔壁，按理對方會先來問候身為縣令的爹，哪裡會不知禮數的視若無睹，爹專程讓自己來探探，若真是個有背景的，爹還得好好巴結，期盼有朝一日能由地方官升格為京官，這樣才更有賺頭，藍家就更發達了。

「請問瀝公子在家嗎？我是住隔壁的鄰居藍篠悠，這是過來拜訪瀝公子的。」他報上姓名。

然而，隔壁門房應門後，只拉開條門縫看他，壓根沒打算請他進門去。

「公子不見客。」門房也不客套，直接告知後連細縫也要闔上了。

「等等……我是代表藍縣令來的，還請通報一聲。」他抬出爹的官銜，阻止大門被闔上，好歹爹也是地方老大，通常抬出爹來沒有人會不買單的，即便這人來自京城，有些能耐，但強龍不壓地頭蛇，多少也得賣地頭蛇一些面子吧。

「誰都一樣，公子說了，不想被打擾。」門房毫不客氣地將門給關了。

碰了一鼻子灰，藍篠悠生氣了，搞什麼？這麼不把人放在眼底！

他轉身往自家後門去，兩戶的後院僅一牆之隔，他記得自家後院有株老松，那樹幹高過圍牆，樹枝都長到隔壁去了，因隔壁之前一直沒住人，沒人抗議，就任那老松的樹枝隨興的伸展過去，這姓瀝的搬來後也沒抱怨過這事，所以那老松的樹枝還繼續佔著人家的地盤，這會兒他正好利用！

他回到後院讓小廝幫忙，讓他踩著上樹，他爬上去後，馬上揮手讓小廝走，省得

隔壁的人發現他偷窺。

「你先走吧，我沒喊別過來。」他吩咐道。

「少爺爬這麼高，可得當心，小的還是在這顧著好，萬一您跌下來了還能接著您。」少爺可是縣令的寶貝獨子，半點也傷不得，小廝擔憂的說。

「放心放心，小爺靈活得很，這點高度跌不死的，你快走吧，別妨礙我打探軍情。」藍簾悠上樹後，站在岔開的粗枝上，隔壁後院的景致果然一覽無遺，這會兒更沒有心思與小廝囉嗦了。

「那好吧，少爺自己可得千萬小心點了。」小廝不敢壞主子的事，只得離去。小廝走後，藍簾悠開始比較兩邊的院子，自家後院種滿牡丹、杜鵑等豔麗張揚的花，而隔壁則低調許多，種的是冬天才會開花的梅樹。

不過兩戶院子倒有個相同之處，就是後院都設有座超大的涼亭，自己家那座涼亭舒適美觀，不在話下，卻是不及隔壁的有名氣。

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那座涼亭邊上有塊猴子造型的怪異石頭！

老實說，這塊石頭實在稱不上好看，擺在院子裡尤其是亭子邊上，根本不搭，甚至還破壞美感，不過，據說這塊石頭已擺在這裡兩百年了，傳言當初擺放這塊石頭的人，請了法力極高的僧人給石頭施了福語，只要能善加保存並且讓這塊石頭屹立不搖在原地者，就能擁有福田良機，而這塊石頭說來也神，確實令不少擁有者升官發財。

可惜這塊石頭不能移動，移動了就不靈了，要不然自己半夜偷偷搬回府，藏在爹的寶貝庫房裡，日夜膜拜，興許不久爹就能高升了，但這是題外話，此刻這塊石頭不是重點，重點是，接下來要做什麼？若盼姓瀝的突然出現在院子讓自己撞見，這種機會似乎不太可能有，可除此之外，自己要如何才能見到人呢？

蹙起以男人而言略顯秀氣的兩道眉，傷著腦筋，想著不如乾脆爬過隔壁院子，溜進瀝府去看個究竟算了？！

打定主意後，他抬腿正準備藉著老松樹幹上的藤爬下牆溜進隔壁時，忽見涼亭裡有影子晃動，他嚇一跳，趕緊縮回腿，仔細往涼亭望去——

喝，方才顧著瞧那塊福石沒留意其他，涼亭裡居然有人，而這人背對著他躺在涼椅上，似在假寐。

他睜大眼睛眺望涼椅上的人的衣飾，衣料看似上等織錦，一般的下人可穿不起，這人應該就是自己要找的人，宅子的主人瀝諾。

他得意起來，這下好了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！

自己真的有好運道，這樣都能撞見這姓瀝的！

老天要幫忙，自己還客氣什麼，當然得把握機會摸清楚對方的底了，他眉角一翹，「哎喲！」一聲假意的慘叫之後，身子翻過牆，「跌」下樹，落在隔壁院子的地上了。

不過跌落的姿勢沒抓好，屁股落地後是真疼的，令他坐在地上一時爬不起來了，表情齜牙咧嘴的。

「很疼嗎？」

不一會兒，藍簾悠頭頂傳來一道低沉好聽的詢問聲，他心頭一跳，正主兒上鉤了，自己這摔值得了！

他猛地抬起頭來，迎面對上的這人長身玉立，五官極為精緻，清俊得彷彿謫仙，他忍不住屏住了氣息，捂住了嘴巴免得流下口水來，自己的容貌也常教人讚為美男子，但若與這人比起來，似乎完全不是一個層次，人家是仙，自己不過是凡人。

「疼嗎？」這人見他只是癡傻地望著自己不說話，那好聽的嗓子再朝他問一遍。

「疼死了……」藍簾悠張嘴回話，邊搖頭讚嘆，想不到啊，世上還有如此貌美的男子，連語調都太過溫醇動人……原來這姓瀝的是個如碧玉似的翩翩公子，就算是男人，見了也失魂的。

「喔？這樣啊，既知疼，何必裝腔作勢地跌下來？蠢人幹蠢事，就如你這般吧？」

「嘎？」

「地上不髒嗎？坐著不起來，你不僅蠢還很不愛乾淨。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不用辯解了，本公子也沒空聽你廢話，別礙著本公子休息，怎麼來就怎麼回去吧！不送。」

以為和善俊美的臉龐，轉眼間露出了嫌惡的神色。

藍簾悠張著嘴，傻眼，別以為人俊心定也美，放屁！這人分明「表裡不一」，是個毒舌歹心的！

他瞬間清醒，收起癡愣相，扶著摔疼的屁股站起身，斜眼對著這毒舌的傢伙問：

「敢問公子是否便是這家的主人，瀝諾公子？」

「本公子正是瀝諾，可這與本公子讓你快快滾有何關係？」

這人說話簡直欠揍！他袖裡的手指扭起來，握成一團，忍著才沒揍出去。「瀝公子可真見外，我是住隔壁的藍簾悠，所謂萬金買鄰，遠親不如近鄰，你是不是正好敦親睦鄰一番的招待一下我？」他皮笑肉不笑，厚著臉皮問。

「雖說左鄰右舍本該往來，但本公子卻疏忽了居必擇鄰這事，沒先打聽清楚鄰居的品行，這會兒才發現隔壁住的居然是個愛偷窺的！既然你不請自來，不知禮數在先，本公子又何必惺惺作態假裝歡迎的招待你？」

藍簾悠現在不只想揍人，還想動手捅這人一刀了，自己在平縣行走何曾受過這等鳥氣，這傢伙到底仗著什麼敢對他這般囂張狂妄？！

「我本是上門正式拜訪的，可門房推託說你不在，我便作罷，往自家院子逛逛，卻不小心跌落你這裡，哪裡偷窺什麼，你可別誤會。」他忍氣說。

「逛院子能逛上樹去，還能誇張的由樹上落到本公子的院子裡來？這可是咄咄怪事了，倘若不聰明就別學人家禿頭頂，這樣只會成為笑柄。」

這人說話半點縫不留，眼裡插棒槌，直戳人痛處！

藍簾悠氣炸了，臉皮忍不住發顫。「這麼著吧，不請自來算我冒犯，這廂擺桌賠罪，請瀝公子今晚賞光到平縣最大的酒樓『小南春』吃一頓怎麼樣？」他按下火氣，堅忍為爹，爹交辦的任務向來自己沒有辦不成的，非得探到這人的底不可！

「油！」瀝諾冷冷的望著他，然後吐出這個字。

「油？」何意？

「本公子最討厭的就是油腔滑調浮油之人，本公子崇尚精實，不想染油，這頓飯就免了吧！」

不賞臉就算了，打了嘴巴還吐唾沫蹬鼻子上臉的，藍篠悠氣得內傷，臉上笑容再也掛不住，拉下臉來，表情臭得薰人。「瀝公子不來便罷，敦親睦鄰做不了，那咱們兩家以後就互不打擾了。」這傢伙不上道，自己也不是非結交不可。

「本公子正有此意，就這麼辦吧，請！」瀝諾再次催人滾了。

藍篠悠鐵青了臉。「走就走！」轉身要往大門去。

「等等，本公子方才不是說了，怎麼來，怎麼回，你這身衣服沾了地上的塵泥，這還想過廳踏廊，弄髒本公子的地方嗎？」

他聽了這話，整個人爆開了。很好很好，自己平日行事夠囂張，想不到今日遇到對手，這人比自己更王八蛋！「姓瀝的，小爺記住你了！」

「記住最好，下次再私闖民宅，本公子就該報官了。」

「哈，報官？你難道不知小爺是誰？」

「即便你是平縣縣令之子，難道犯事就不必審？」這人顯然清楚他的身分，但沒因此有所顧忌。

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當然得審，而且得秉公審，只不過，私闖民宅這等小罪，還用不著小爺的爹出面，小爺自己就能擺平。」他擤鼻瞪眼。

「喔？你這是在告訴本公子，審也是白審，本公子這是白幹活？」

藍篠悠笑著點點頭，這傢伙總算有點明白得罪他沒好處的！

瀝諾靜默了片刻後，露出了教人骨頭發冷的笑容。「不白幹活的方式多得很，本公子自然是能將你送進大牢吃幾天牢飯的，只是懶得費這心思在你這油小子身上，眼下你若再不走，本公子直接讓人將你丟回自己院子去！」

「你敢——」

「阿志，動手！」

瀝諾一喊，之前讓他吃閉門羹的門房不知從哪個方向跑出來，捲起袖子真要將他抓起來往牆外丟。

藍篠悠愕然，自己若真被丟回去，受傷事小，自尊心受損才是大事。「算算算了，我自己爬牆回去！」

然而難堪的來了，他下得來上不去，伸手搆不上老松樹藤，牆爬不上去，試了幾次都狼狽地滑下來了。

某人看不下去蠢人的爬牆表演，最終還是讓阿志將不速之客給丟回去了。

藍篠悠姿勢難看的躺在自家院子的地上，滿身塵土，不遠處路過的下人紛紛吃驚偷笑。

很好，自己算是和這姓瀝的正式交惡了，哼，此仇不報非君子！

「你說這是隔壁藍小子幹的？」瀝諾外出幾日，回來後神情陰沉的瞧著自家原本

潔淨無塵的廳堂，此刻地上滿是一道道的泥腳印。

阿志滿臉氣憤。「沒錯，今日一早隔壁縣令家的藍少爺帶著官府的人過來，說是昨夜有人在官道被搶劫，劫匪逃躲到咱們這附近來，得逐戶搜查，便帶著人硬是闖進府裡來，將咱們這弄得一團髒亂。」

「可搜到了劫匪？」

「哪來的劫匪，您瞧，這幾天無雨，這滿地的泥腳印分明是藍少爺故意讓人在腳底抹泥，藉機闖進咱們宅子弄的。」

瀝諾眼微微眯起。「這小子是來報復的？」

「可不是，這幾日您不在府裡，有所不知，藍少爺鬧出的事可不只這一件！」阿志越說越憤慨，那手在空中劈來劈去，似乎恨不得藍篠悠就在眼前，自己能劈死他。

「這小子還做了什麼？」

「他還——」阿志剛要再開口說出藍篠悠的劣跡，就聽見後院方向傳來高昂的唱戲聲。

「這怎麼回事？」瀝諾立刻蹙眉。

阿志表情更氣憤了。「公子，小的要說的就是這個，藍少爺在後院搭了高臺，天天請人來唱戲，一唱整天不停歇，吵得小的一聽到這聲音就想吐！」

「這小子吃飽撐著了，走，本公子親自去瞧瞧！」瀝諾甩袖往後院去。

到了後院，果然看見圍牆外隔壁的院子架了一座高臺，有個女伶正在上頭扯嗓高唱，那聲音拔尖，唱得聲嘶力竭，好不賣力。

「公子，那女的天天來唱，而且就對著咱們的方向唱，之前您不在就算了，如今您回來了，咱們可不能再姑息，是不是該找隔壁算帳去？」阿志忍無可忍地問。

「這小子做這麼多無聊的事，不過是想激怒本公子，本公子何必隨他起舞？讓他去鬧，沒多久就會覺得自己蠢了。」瀝諾雖不爽，但還是懶得理這小子，轉身走了。

阿志見主子居然走了，馬上心急的追上去。「公子，您不能不管啊，您會後悔的……」

阿志說的沒錯，夜裡，某人真後悔了，那俊臉徹徹底底的黑了。

阿志捂著耳朵崩潰的趕過來對瀝諾道：「您白天就該給他教訓的，夜裡他興許就不敢又來了！」

隔壁正傳來殺豬般的尖銳琴聲，外加一堆鴉雀雜叫聲，藍小子正坐在後院朝著他們方向不遺餘力的製造噪音。

「這小子每晚都這樣幹？」瀝諾磨牙問。

「是的，每晚，不過現在這樣更離譜，之前只是讓烏雀吵鬧，今晚他自己出馬了，這琴聲簡直是魔音穿腦！想來是藍少爺不知您經常不在府上，這幾日他鬧成這樣算是白鬧了，今早闖進府來才知這事，當時就差點氣暈了，之後便派人在咱們門口守著，得知您回來了，這才變本加厲。」

他聽了啼笑皆非，這下可真見識到藍小子的報復功力，不僅出錢出力還親力親為，一刻不放鬆，早晚的下工夫，不搞瘋人絕不罷休。

「這附近可不是只住咱們兩戶人家，白天他吵鬧就算了，夜裡這樣胡鬧，沒人抗議？」

「再怎麼說他也是縣令之子，左右鄰居敢怒不敢言，哪敢多說什麼。」

「這麼吵就是縣令夫婦自己也無法入睡吧，他們也能忍？」

「就是因為縣令夫婦這幾日到鄰縣去訪友，只留藍少爺一個，這混世魔王才大張旗鼓的鬧出這麼多事來的。」

問清楚這些事後，瀝諾面色發沉。「縣令夫婦何時回來？」

「聽說還要三日才歸。」

「那便是還得要三日這小子才會消停？」

「公子，小的忍不了三日啊，會聾的！您真不打算制止藍少爺嗎？」阿志哭喪著臉問。

「誰說本公子要忍的，你去報官。」

「這……可是，藍少爺的爹便是平縣的父母官，咱們報官有用嗎？」

「沒報怎知沒用，你即刻去岳家一趟，找岳寧大人，請他處理此事。」他也已教這刺耳的魔音刺激得頭痛欲裂了。

「岳……岳家？那岳家可是儒學世家，岳寧大人是常州太守，他的表妹是大名鼎鼎墨王的王妃，公子與他相識？」

「嗯，他是本公子的表舅舅，見著他只需說是本公子讓你去的就成了。」

「呃……是。」平縣歸州官管，那岳太守正是藍縣令的頂頭上司，若岳太守出面還怕治不住那平縣小霸王嗎？！

不過，他這也才知道，原來主子與岳太守是親戚。主子身分神祕，確切什麼出身連自己也不清楚，只曉得主子購得這宅子後，僱了他來看顧，但這宅子之前是京中某位大官的故宅，本要留做祖宅，絕不可能變賣，主子卻有辦法買下，且這宅子的每件家具擺飾都是由京中運來，件件精緻昂貴，京中時不時送來珍饈美食，華服貴品供主子吃食與穿用，而自己平日並不見主子煩惱營生問題，可主子想花錢時，也從不用煩惱，只要寫封信，不久就會有人送來銀票了。

由此可見，主子應該很有來歷，他猜想，肯定不出皇親國戚之輩，因此這會兒得知岳太守是主子的表舅舅，他倒也不驚訝。只是，岳太守的表妹是墨王妃魏綰煙，主子喚岳太守表舅舅，該不會……主子真來自權傾天下的墨王府？！

還有，那岳大人年紀不大，約莫二十七、八，而主子也不過二十二、三，兩人相差不了幾歲，喚岳大人舅舅，這年紀與輩分感覺有點怪怪的？但話說回來，墨王皇文諾與其姪子皇粵，不也年紀相當輩分卻差上一輩？

不糾結這事了，趕緊解決這藍小霸王才要緊，不浪費時間，他直奔去岳府求救。

藍篠悠在牢裡關了三天後，灰頭土臉的出來了，回到家還得面對老爹與老娘的一

頓臭罵，尤其是爹，常州太守乃是管他生死的長官，自己竟將事情鬧到他那邊去，讓爹丟盡老臉。

「你這小王八蛋，我讓人多關你幾天，你還回來做什麼？！怎麼就不死在牢裡算了，省得禍害我前途！」藍炯順氣極大罵。

「藍炯順，你這老東西說這什麼鬼話，我兒子死在牢裡，你就高興了嗎？他可是你的親生兒子，還是獨子，你敢詛咒他？！」何錦娘近四十歲的人，保養得宜，貌美如花，雖然也氣兒子丟人，罵歸罵，但罵到叫兒子去死，這就太過了，當場與丈夫翻臉。

藍炯順向來怕老婆，對自己兒子也是寵上天的，這不過是氣過頭一時罵了出來，罵完也是有些後悔的。「得得得，算我口誤，但這小子也太蠢，我讓他去查隔壁的底，結果沒查到什麼就算了，自己還鬧了個丟人現眼，甚至與人家交惡，我藍炯順生出這等笨兒子能不氣惱嗎？」

藍篠悠被罵得啞口無言，堂堂縣令之子，成為階下囚，自己這回是真是顏面無光了。「爹罵的是，兒子不成材，讓那姓瀝的給整了，不過您放心好了，那姓瀝的徹底惹毛兒子，這口氣兒子會討回來的，他完蛋了——」

「完蛋的是你！人家岳太守是墨王妃的表兄，墨王妃什麼人？是墨王的心頭肉，誰不知墨王多寵這個失明王妃，對她的娘家人亦是多有提拔，尤其這個岳家，岳寧繼承已故大儒岳明的名號，成為當代儒師，更因此成了常州太守，隔壁的能請得動岳寧出面辦你這等小屁事，可見他也不是普通人，你想找他麻煩，你是瞎了眼了！」

藍篠悠愣了愣，自己是被關了幾天大牢，氣傻了，倒沒去想瀝諾與岳太守的關係，岳寧為官清廉公正，又貴為太守，自己瞎鬧的小事這人卻親自出馬拿他，爹說的沒錯，瀝諾不是簡單人物。

「沒錯，兒子啊，這回娘和你爹外出，聽見了一個消息，墨王認了一個義弟，此人是名大夫，正在為墨王妃治眼疾，天下皆知墨王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妻子，用盡方法找盡藥理要治好王妃的眼睛，可惜多年來始終沒有成效，這位義弟卻是打包票定能治癒王妃，墨王大喜，因而對這義弟有求必應。」

「娘該不會是要告訴兒子，墨王的義弟即是隔壁的那傢伙？」

「可不是，你爹打聽到這消息，原本是急急忙忙要回來好好巴結人家，藉著此人攀上墨王這棵大樹，哪知這大好機會卻教你搞砸了，難怪你爹會惱你，不過事已至此，惱你也沒用了，這會兒你就別再給你爹添亂，安分些，別再惹事。」

「那也不對，墨王義弟不好好待在京城治療墨王妃眼疾，跑到咱們這兒來做什麼？娘會不會搞錯了？」

「你娘沒搞錯，聽說治療墨王妃的藥只有咱們平縣才有，所以這人才會暫居於此。你這小子給我聽好了，你爹我光一個岳太守就得罪不了，更何況墨王，你爹要是惹上這人物，十顆腦袋都不夠砍，所以別怪我沒警告你，你再敢給我闖禍，瞧我不剝了你的皮！」藍炯順嚴重警告。

藍篠悠肩膀垮了，垂頭喪氣的說：「兒子知道了，這傢伙背景雄厚，我哪還敢沒

長眼去招惹？爹放心吧，兒子會吞下這口惡氣的，不過，那治癒墨王妃平縣才有的藥究竟是什麼？」他好奇起這事。

「正是只有咱們平縣紫南山才有的駝子草，這奇草是近百年才在紫南山出現的，得三年深根，四年出土，五年結珠，真正長成要花上十二年，這不打緊，這株草其貌不揚，不喜陽光，長在山澗縫裡，極其難尋，墨王義弟就是來尋它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藍篠悠眼珠子一轉，有了主意。「爹，兒子知道您一心想做京官，若能攀上墨王，那便能平步青雲了，只如今兒子得罪了他的義弟，所以我打算將功贖罪，既然駝子草這般難尋又難長成，若兒子能弄到手，直接送到墨王手中，豈不就是大功一件，咱們還管那姓瀝的做什麼？」他盤算的說。

「你以為這容易嗎？聽說那墨王義弟找了個把月，連個影子也沒瞧見，你想搶在他之前取得駝子草，這是作夢吧！」藍炯順直接潑他冷水。

「是啊，兒子，那紫南山高深險峻，你別好大喜功要去找什麼藥，你可是娘懷胎十月好不容易生下來的寶貝兒子，萬一有個什麼閃失，就算你爹因此做了京官，你娘我也不樂意！」

「沒錯，你以為爹為了前程可以犧牲兒子嗎？你可是咱們藍家獨苗，你好好給我待在家裡，哪裡也別去，去跟墨王義弟賠罪的事爹會自己來，爹精通人情世故，就不信搞不定這個墨王義弟！」藍炯順也如此說，夫妻倆全要這個兒子安分一點，別給他們惹事就好。

「好吧……」藍篠悠說不過兩老，便低眉順耳的應著，可那雙古靈精怪的眉眼沒安分過，轉溜個不停。

姓瀝的已與他不共戴天之仇，哪是爹娘幾句警告就能消除怨氣的，這駝子草自己志在必得，有了這個，瞧這姓瀝的能不向他低頭嗎？！

「藍小子，這會兒墨王義弟之事先擱一旁去，爹跟你說一聲，這回到鄰縣去，爹順道替你物色了一門親事，是徐大富的嫡女，徐錚，聽說性格宜室宜家，重點是徐家有座礦山，你若做了徐家女婿，將來保證金山銀山吃喝不盡，咱們官貴商富，恰恰結成富貴人家！」藍炯順想起這事，高興的告訴兒子。

「藍炯順，我不說過了，這叫官商勾結，你做官的咱們家怎能娶一個銅臭的商人之女做兒媳婦，這傳出去閒話還能少嗎？我不滿意這門親事，是不會同意的。」藍篠悠還沒說什麼，何錦娘已站起來拍桌反對。

「欸，妳這女人怎麼回事？平日裡妳花我『勾結』來的錢比任何人都痛快，我這會兒給妳找個錢礦，將來讓妳在那群姊妹淘面前錢花得更爽快，就不懂妳為何要反對這樁婚事？」藍炯順不解的搖頭問。

「我愛花錢可也不想找一個以為可以拿錢砸我，不敬公婆的媳婦！」

「這人都還沒進門呢，妳怎就說人家會拿錢砸妳、不孝敬妳，妳這得的是什麼毛病？」

「總……總之，兒子才二十，不急著娶妻，你要急，你去納妾！」

「妳說什麼鬼話，我跟妳有理說不清了。」

「說不清就別說了，咱們不娶！」

「妳——」兩人吵了起來。

「都別吵了，爹，我聽人家說，子女是自己的前世情人，我是娘的小情人，娘這是吃醋了，不想兒子被別的女人搶了。得，娘，兒子答應妳，妳不中意的兒子絕不娶，要娶的鐵定是能對妳百依百順、低聲下氣的，這樣可好？別再跟爹吵了。」藍篠悠笑嘻嘻的摟住何錦娘後，又轉向藍炯順道：「爹，你也真是的，急什麼，那徐錚家裡有錢又怎麼樣，憑兒子的相貌才情，就只能找個家裡挖礦的嗎？那是粗人，兒子想找的是像娘這樣氣質高貴，能吟詩作對的女子。」

「屁，你娘能吟詩作對才怪，我看你是認錯娘了吧？」藍炯順忍不住譏諷回去。「藍炯順，你這個老不死的東西，這是嫌老娘不會吟詩作對是吧？老娘無才讓你蒙羞，有種你就休了老娘，老娘這就回房去等你的休書！」何錦娘怒氣沖沖的轉身離去。

藍炯順这下才意識到自己惹毛妻子了，真怕了，嚇得趕緊追上去。「我說夫人，我的好夫人，妳這不是讓我休妻，是妳要休夫，千萬別啊，為夫知錯了，知錯了還不行嗎？妳聽我說，我沒膽更沒種休妻啊……」

藍篠悠瞧著自己爹娘吵鬧離去，原本臉上掛著的乖覺笑容漸漸淡去，最後變得有點深沉了。

第二章 回到兩百年前？！

紫南山密林重重，入夜後天上沒有星子，更見不到月亮，荒山野嶺，鳥獸無蹤，整個天地漆黑得像一個巨大黑洞。

藍篠悠來此半個月了，說不後悔在這裡受罪是騙人的，他在這鬼地方為了尋找駝子草，挨餓受凍免不了，到了晚上還得忍受這份恐怖的陰暗寒冷，但他為了出一口鳥氣，還是咬緊牙根地告訴自己，不找到駝子草絕不回去！

不過今夜不知為何，山風颯颯，風聲格外陰森嚇人，林間似乎醞釀著什麼令人躁動不安，他手攥著一把短刃，隨時提防著可能會出現的意外，在這鬼地方誰也不知會突然蹦出什麼來。

毫無預警地，天空巨響一聲，一道雷劈了下來，活生生將他面前的三棵大樹劈得四分五裂，還發出一股焦味。

藍篠悠嚇得忘了閃躲，教那飛散的木屑劃傷了臉頰，等吃痛了才想到應該逃命，正要動作，冷不防另一道閃雷又劈下，這回像是專程朝他的方向而來，心頭驚想自己就要如那三棵大樹一樣灰飛煙滅時，不知哪來的一股力量將他拋飛出去，摔出丈外躲開了那道雷擊，救了他一條小命，而這一摔也讓他痛得齙牙咧嘴，壓根爬不起身來瞧瞧怎麼回事。

「本公子就不懂了，為何每次見到你，總覺得你笨，這回連雷劈下來了都不會躲？做為失敗的典型，你實在太成功了，賴著不起來莫非還想被烤成焦炭？」

這銷魂嗓音很熟悉，藍篠悠摔得極痛仍勉強抬眼望去——

「怎麼是你？！」他吃驚詫異的道，眼前的男子長袍廣袖，姿態瀟灑的站在面前，神情譏笑的俯視狼狽摔地的自己，而這人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日夜詛咒想千刀萬剮的傢伙——瀝諾！「方才是你用腰帶將我甩出去的？」他咬牙問，看見地上有

一截腰帶，顯然是這傢伙甩出腰帶將他拋遠躲開雷擊的。

「可不是，唉，這紫南山不是你這等笨蛋待的，天一亮就滾下山吧！」瀝諾嚴肅的說。

「姓瀝的，小爺有要你救嗎？小爺就想享受被雷劈的滋味，要你多管閒事？還有，小爺下不下山關你屁事，小爺就想待在這山上，不食人間煙火，過過神仙癮不行嗎？」藍篠悠火大的道。

「行，你想做火烤的神仙當然行，那就當本公子多事了，你留下慢慢享受找死的滋味吧！」瀝諾冷然轉身，多少有點後悔剛才未能狠下心來見死不救，其實應該讓他被雷劈的。

藍篠悠瞪著那張狂的背影，氣得想衝過去砍他個三百刀時，一束微光突然由烏雲密布的天空透出來，光束落在被雷火焚燒的幾棵樹根邊，在一片燒焦中，有一株草隨風搖曳，竟然未受半點損傷！

「駝子草！」藍篠悠倏然驚喜低呼，這草的樣子他翻來覆去的看著圖樣，熟得不能再熟，一眼便能認出來。

他這一呼令離去的瀝諾回過身來，隨著藍篠悠的視線亦見到駝子草了！

瀝諾快步要去摘下那株草，但藍篠悠距離較近，在他趕到前，已先一步摘下駝子草，攥在手中。

「將駝子草交出來。」瀝諾立即沉下臉要求道。

「這可是小爺費盡千辛萬苦才得到的東西，憑什麼交給你？！」藍篠悠得意的道。

「那敢情是本公子誤會了，以為你處心積慮找駝子草，是想將這東西獻給本公子，好修復與本公子惡劣的關係？」

「瀝公子怎麼就這麼『蕙質蘭心』，曉得小爺的心思？小爺之前確實曾這麼打算過，可惜瀝公子嫌與鬼為鄰，對小爺難有好臉色，小爺仔細想想，人都有自尊，哪好熱臉再去貼人家的冷屁股，你說是吧？」

「與鬼為鄰確實惱人，可若知錯能改，也非無藥可救，尤其你若從此對『公德心』三個字有所體悟，那便還不算朽木難雕。」

「瀝公子說的是，藍篠悠受教了，可你怎不想自己是如何陷害鄰人入獄的？這般過分，還奢望小爺能不計前嫌的替你找駝子草？」這傢伙說話太招人恨，現在的情勢本該是自己佔上風的，可這傢伙就有辦法讓自己萎了，藍篠悠不住地咬牙切齒。

「你拿著駝子草也沒用，交給本公子，本公子自然會給你好臉色。」

「我要你的好臉色幹什麼用，可以滋補養身嗎？哼，小爺拿這株草直接去找墨王，獻給他最是直接了當，何必讓你拿小爺辛苦所得平白去邀功！」

「藍篠悠，此處只有你我兩人，憑體格本公子就是搶也能搶贏你！」瀝諾目光輕視的瞧向他沒幾兩肉的身子。

藍篠悠臉頰不由緋紅，兩人身材有著明顯差異，自己的乾扁，又矮這傢伙許多，真要動起手來，十之八九要吃虧。

「姓瀝的，小爺不怕你，要搶儘管來搶，可你若敢動手，小爺立刻將這株草吞到

肚子裡去，來個魚死網破，反正小爺既得不到，你也別想沾到好處！」
瀝諾神情陰寒了，再無半絲笑容。「你以為獻了草給墨王，就能治癒墨王妃的眼疾了？你這算盤少打了一顆，要治墨王妃的眼疾除了駝子草，還得有別的。」

「還得有什麼別的？」藍篠悠豎起了耳朵問。

「駝子草是藥沒錯，但還需一味藥引，你光拿這株草去邀功，還不至於讓墨王夫婦對你感激涕零的。」

「你不會是要告訴小爺，小爺這受苦受難十多天拿到的玩意其實沒用？」他愕然。

「並非沒用，否則本公子又何必花時間尋它？只是相較這味藥引，駝子草的取得容易多了。」

「駝子草已是罕見難尋，照你這麼說，這味藥引更難得到，這藥引究竟是什麼？」得知駝子草不夠看，要討好墨王夫婦沒那麼簡單，他不甘的問。

「告訴你也無妨，橫豎你也得不到，這藥引便是出生純陰之人的血。」

「純陰之人的血……何謂純陰之人？」他迷茫的問。

「陰時陰日陰月陰年出生之人，普天之下本公子只知一人是純陰之人，而那人正是本人在下我，你與其拿這株草去找墨王夫婦邀功，不如乖乖交給本公子，待本公子治癒王妃，或許還能給你些好處，可若你執意要毀了這株草，那墨王多疼愛王妃天下皆知，他若知道你幹了什麼，這後果你得自理了。」

瀝諾以為說出這番話後，這小子會青天霹靂，終於曉得自己打錯算盤，認命地交出駝子草，哪裡知道——

「天意啊，天意！就這麼巧！」藍篠悠竟是低呼。

「巧什麼？」

「我娘告訴過我，我出生時的八字也正是陰時陰日陰月陰年，小爺的血恰恰巧就是王妃所需。」他興奮不已。

「你也是純陰之人？！那不就是……」這會兒換瀝諾吃驚了。

藍篠悠眼神閃亮，彷彿已經看到爹前程萬里，娘穿金戴銀，自己榮華富貴了，高興得跳起來，逕自哈哈大笑，並未注意到瀝諾異樣的表情。

「真是天助我也，小爺有了這株駝子草，自己的血又是珍貴的藥引，到了墨王夫婦那裡，我藍家不是要雞犬升天了嗎？」他將手裡的駝子草捏得更緊了。「瀝公子，這下可真不好意思了，原來小爺藥草藥引都有了，你呢，還是靠邊閃去吧！」瀝諾愣了愣之後，神色略有變化，竟是教人看不透了。「你就這樣報答救命恩人？」他似笑非笑的道。

「小爺以為方才說得很清楚了，小爺沒要你救，是你多事，小爺可不認為你是救命恩人！」藍篠悠沒心沒肺的說。

「好，很好，藍篠悠，你這是自掘墳墓了。」瀝諾跨步朝他走近。

藍篠悠怕到手的寶貝讓人搶去，轉身就跑，邊跑還邊能聽見身後姓瀝的喊著——

「今日這裡有異象，危險，別跑！」

他拿著駝子草嗤笑，這異象不就是雷劈嗎？雷固然危險，但姓瀝的傢伙比雷還雷人，傻瓜才留下等著他搶走寶貝。

跑出被雷擊火燒的林子後，發現沒了火光照耀，四周變回漆黑，藍篠悠只能憑感覺跑，有洞就鑽，有縫就擠，就這樣跌跌撞撞的跑了一陣後，忽然腳下一空，整個人顛倒過來，不知墜進了何處……

一連在紫南山這鬼地方餐風露宿待了十多天，又經過昨夜沒命的奔跑，藍篠悠累死了，不願睜開眼睛，想再睡一會兒，但怎麼覺得身子濕濕冷冷的，耳邊還不斷聽見水流聲以及野獸的吼聲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不得已睜開沉重的眼皮，瞬間心驚膽跳起來，原來自己半邊身子在河邊沉浮，另半邊浸在水裡，眼看就要讓水流沖走了，而這不打緊，最讓自己魂飛魄散的是岸邊有兩頭虎視眈眈的老虎，正不斷張牙舞爪想將他吞下肚。

他緊張不已，身子稍動立刻往水裡沉下去，吃了一大口水，趕緊抱住河邊的大石子，仰著脖子讓自己浮出水面，可那兩頭飢餓的老虎已齜牙咧嘴的圍上來，他此刻處境極慘，下水淹死，上岸被老虎咬死，這下他可以確定一件事——老天決心要滅他了！

老虎越看他越心癢難耐，想飽食一頓，其中一頭已撲了幾次上來未果，他這是走了什麼霉運，眼看自己如果不選擇淹死就準備被老虎吞下肚，不禁悲摧地比較，被老虎咬死太過悲壯，淹死至少還有全屍，好吧，那就留全屍吧，至少爹娘還找得到屍首替他安葬。

心一橫，閉上眼，讓身子往水裡沉。

可老虎哪肯放過到嘴的美食，跟著撲進水裡往他後背咬，他命大沒被咬到肩頭，咬到了後領，另一頭虎也下水了，張開利牙想一口吞下他的頭顱，他撐大了雙目等著撕心裂肺的疼痛襲來，冷不防，耳邊聽見「嘶」一聲，一股力道竟把他拉出水面。

他在半空像烏龜一樣拚命划動手腳，姿勢難看的掙扎了幾下後飛上岸，心想岸上碎石多，這一摔不疼死才怪，心底正一陣哀號時，自己被人拽進懷裡，後背緊貼著一個人，他回首去瞧是誰救了自己，這當場臉又是一陣綠油油。

「怎麼又是你？！」他愕問。

瀝諾滿臉不耐。「不想見到本太子？那就再送你回河裡或虎口如何？」

「呃……我不是這意思……」

藍篠悠注意到姓瀝的帶著一票人，這群人衣飾打扮奇特，長髮束於頸肩，不似晏金人將頭髮高束於頂，他們身上佩劍，河邊老虎已衝上岸，這些人正在殺虎，不一會兒工夫，兩頭老虎軟綿綿的倒下了。

「厲害啊……」方才還勇猛無比的老虎轉眼間癱了，藍篠悠瞧得目瞪口呆。

「本太子的人，殺兩頭虎不算什麼。」瀝諾自負的說。

「那是虎不是貓，怎會不算什麼——等等，你剛說什麼，好大的膽子，敢稱自己是太子？」晏金王朝的太子自己雖沒見過，但眾所皆知太子長相普通，並不出色，而瀝諾這張臉孔彷彿美玉雕琢而成，根本不可能是太子，敢假稱太子難道不怕被

殺頭？

「大膽的是你，敢說太子殿下是假！」瀝諾的人殺完虎聽見他的話，怒斥道。

「你們也喚他太子？他哪是什麼太子，我打聽過了，他充其量就是墨王的義弟——」

「你還敢繼續放肆！殿下，請容卑職取下他的腦袋。」這說話請示瀝諾的人叫拜敦。

「罷了，這人剛落水，腦子浸水了，本太子不同他計較，下回他若再無禮，你將他五馬分屍便罷。」

五馬分屍？！藍篠悠瞪突了眼珠子，真正腦袋浸水的到底是誰啊？敢情這群人玩真的，真玩起太子與親衛的遊戲？「你們——」

「你若不想被丟回去餵虎就閉嘴，否則本太子也不想保你了。」瀝諾低喝。這裡可不只那兩隻死虎而已。

藍篠悠傻眼，人生啊，真的有什麼都好就是別有病，這腦袋有病，當真難治，自己不好與病人較真，就是可惜了這姓瀝的這般風神俊朗的好樣貌，原來是個重病患。

「行，閉嘴，我閉嘴。」好漢不吃眼前虧，為求活命，閉嘴就是。

「走了。」瀝諾抱著他轉身要走。

「去哪？」他趕緊問仔細。

「帶你去宰了。」瀝諾沒好氣的回道。

「啊！別殺我，放我下來！」藍篠悠吃驚地大喊大叫起來，急著掙脫他的雙臂。

「別動，再動本太子現在就宰了你！」

他臉僵身硬，欲哭無淚，自己逃過虎口水淹，但落入這傢伙手裡，恐怕也沒好多少，同樣死路一條。

「姓瀝的，咱們有話好好說，你要駝子草，我給你便是，喏，我不跟你鬥氣了，你拿去醫治墨王妃的眼睛吧！」他往自己懷裡摸，跌落昏厥前，自己將駝子草塞進衣襟，這會兒為保命，已經顧不得再與這傢伙爭什麼了，還是乖乖交出東西為好。

所幸駝子草經過水泡後沒爛，雖有些萎但還青綠著。

瀝諾二話不說的收下駝子草，但依然抱著他沒放下，且抱他的姿勢很怪異，是由後頭抱著，自己的背死死貼在瀝諾的胸膛上。

「你還不放開我？」兩個大男人抱成這樣，這姿勢委實難看，藍篠悠惱怒的問。

「本太子有說拿了駝子草就放開你？」瀝諾眼中浮出一絲笑意說。

「你、你無賴嗎你？！」他沒想到這傢伙是個無恥的！

「大膽，敢罵殿下無賴，你找死！」拜敦再度變臉。

藍篠悠馬上想起「五馬分屍」四個字，登時用力閉上嘴，手指順道夾住嘴唇，表明不會再犯，這群人愛怎地就怎地，自己聽話便是，只能之後再想辦法逃了。

見他終於安靜，瀝諾抱著他上馬，可藍篠悠明顯的感受到這傢伙動作僵硬，十分嫌惡自己，就不懂，若這麼討厭他，何必與他共騎一馬，把他丟給他的屬下不就

得了，可這傢伙偏堅持讓他貼著，也不想想這畫面好看嗎？恐怕在自己屬下面前也沒什麼體統了吧？

就這麼不滿的哼唧著，這傢伙已帶著他奔馳下山了，待藍籬悠回過神來，朝四周街道與景物望去，不禁有些茫茫然，眼前所見完全不是晏金風貌，街上行人的穿著也並非是自己熟悉的百姓裝束，這裡理當是紫南山下，自己之前經過時分明不是這個樣子，這會兒恍然不知身在何處了。

瀝諾的馬一路向前奔馳，帶著他越過街道，不知騎了多久，來到一道護城河，進了城內，直奔巍峨的皇宮，而這皇宮的建築形式絕不是晏金的皇宮，難不成，自己昏去不只一夜，而是至少一個月，才有可能被送離晏金，到不知何處的國家去？進宮後，瀝諾將他帶到一處宏偉的宮殿前才放慢速度，不會吧，難道這傢伙真是某國太子？

他抓抓頭，頭腦發脹了，也嚇出一身冷汗。

不久馬終於停住了，瀝諾抱著他躍下馬，雖說自己身高不及他，但好歹也是個大男人，教人這樣拎抱著實在夠羞恥的了，但他還來不及尷尬，就已經被丟進一池水裡了。

「你做什麼？」藍籬悠沒料到會被丟進水裡，倉皇間喝了幾口水後，發現這水不深，自己一蹬就能站起身，水只到胸口而已，淹不死人的，這才鎮定下來，但依然感到氣憤，指著面前的傢伙怒問。

「你太髒了，讓你洗洗。」瀝諾一臉嫌棄地說。

「洗洗？這裡是浴池？」他瞧瞧四周，果然是座由玉石打造得美輪美奐的浴池。

「哼，今天便宜你了，本太子專屬玉清浴池就供你糟蹋一下。」

「玉清浴池……你專用的……」他瞧這浴池水氣裊裊，忽地感受到一股曖昧的氛圍，這伙帶他來此莫非有斷袖之癖……他趕緊抱緊自己浸泡得濕漉漉的身子。「我落入你手中再怎麼不堪也還沒到任你宰割的地步，你若有點羞恥心，就不該帶我來此。」他驚恐痛陳。

瀝諾冷冷瞥他，「藍籬悠，你可掂量過自己幾兩重，就憑你那平板無肉的身材，即便本太子好男風，也不會看上你。」

藍籬悠手指往自己身上捏了捏，還真沒幾兩肉，就男人而言，的確毫無看頭，但這傢伙真十足曉得如何羞辱人！「既然如此，小爺就不辜負你的好意了，借你這池水洗洗身子，若方便還是快滾吧！」他咬牙切齒的說。

瀝諾仍是那副輕蔑的神情，不過這回倒走得乾脆，轉身就離開了。

然而瀝諾一走，一群姿容曼妙的宮娥卻走了進來，先朝池水裡灑下花瓣，接著捧衣端盆的要伺候他洗澡。

藍籬悠大驚失色。「小爺沐浴不習慣旁人有人，妳們全下去吧！」他慌張的說。

「奴婢們奉命替您沐浴更衣，不得違命的，還請您配合。」宮娥們已經上前要脫他的衣服了。

他嚇得連忙打開門朝著剛走不遠的瀝諾大喊，「瀝大公子，不，瀝大太子，救命啊！快讓這群女人滾！」

因為聲音太過於驚慌失措，且嗓音響徹雲霄，幾乎整個東宮都能聽見，瀝諾臉皮微微抽動。「不知好歹！」

「是是是，我不知好歹，無福消受，拜託拜託了。」他雙手合十道。

那驚恐的模樣還真是裝不了的，瀝諾嘴角微微翹起，那深不可測的眼眸這回不隱藏，寫著「故意」兩字。「好吧，妳們全退下吧！」小玩了一下他，瀝諾終於點頭讓宮娥們退下了。

藍篠悠明知自己被戲弄了，但氣也沒用，那群宮娥消失後，他火速將門用力闔上，屏著息靠在門板上聽外頭的動靜，發現完全沒聲響了才放下心。

他氣憤的癱坐地上，想這姓瀝的真是整人，就別給他逃出去，找到機會自己不會放過他的，必會整回來。

正恨恨磨牙時，瞧見一座大銅鏡照著自己，鏡中的人頭髮散亂打結，滿面塵泥，渾身髒兮兮，模樣慘不忍睹，糟透了。

這才想起自從去了紫南山找駝子草後，至今沒好好洗過澡，渾身酸臭不說，之前又浸水又差點被虎咬的，不只難看還狼狽，是該洗一洗了。

瞧了那一池灑了花瓣、花香撲鼻的水池，還真渴望洗香香後恢復玉樹臨風之貌。反正已四下無人，何不就洗個舒適的澡，起身脫衣服卻摸到後背一陣光溜，他臉色瞬間一變，想起受老虎攻擊時，自己從水裡被拉起，聽到衣物撕裂聲，八成是老虎咬住他的後領，撕下一大片衣服，外衣被撕開就露出自己纏胸的白綾……猛地再想到一路上瀝諾堅持讓自己的背貼著他，莫不是看見了這個，替自己遮掩……完了，這傢伙曉得自己是……

女子！

藍篠悠煞白了臉孔。

守了二十年的祕密居然一夕崩塌！

她神情緊張，澡也不洗了，隨意拿了件宮娥留下的袍子裹上，奪門而出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說逃就逃！

但她門一開愕然發現那群宮娥竟沒走，而且彷彿知道她會跑，故意安靜地守在外頭，見她開門馬上一擁而上。

「太子殿下說您不愛乾淨，定不想沐浴，一會兒就會衣衫不整的跑出來，果然教殿下說中了，來來來，還是讓奴婢等好生伺候您洗漱吧，姊妹們，抓牢她了。」藍篠悠在錯愕下被拖回浴池，門再度被闔上，這回不管她怎麼雞貓子鬼叫，仍教人剝個精光，從頭到腳的被徹底洗刷過一回。

一個時辰後，她被塞進女裝裡，兩眼失神的坐在不知哪個宮哪個殿哪張床上，思緒陷在方才被蹂躪的慘況裡，遲遲回不了神。

「姑娘，您可真是個美人啊，女扮男裝太可惜了，若是做回女兒身，保證除了皇后娘娘外，會是咱們瀝淵王朝後宮最美的女子了。」一名正在替她將濕髮擦乾的圓臉宮娥稱讚道。

最美女子？！她猛烈一個激靈。「放屁，小爺要當男人不做女人，妳少給我——等等，瀝淵王朝？有這個國家嗎？我怎麼沒聽過？」她拉回神智後，本想拍案大罵，

表明她「男人」的立場，忽然意識到當今天下似乎沒有瀝淵這個國家。自己好歹是縣令之子，自幼也是被逼著讀了不少天下地理以及諸國國情民風的書籍，知曉晏金周遭有五國，可五國中並沒有宮娥說的這個瀝淵王朝。

宮娥們露出吃驚詫異的表情，「身為瀝淵子民，姑娘竟不知咱們瀝淵王朝？」

「誰說小爺……誰說我是瀝淵子民，我朝陛下是晏金皇帝，與妳說的瀝淵何干？」她本想擺出爺們的囂張勁，可想起自己穿著女裝，有種不男不女、不倫不類之感，便作罷了。

「晏金？這是哪裡？咱們怎麼都沒聽過？」

「孤陋寡聞，晏金可是天底下民生最富裕的國家，更是五湖四海中最大的王朝，你們瀝淵算哪根蔥哪根蒜，我才連聽都沒聽過。」

「姑娘到底在說什麼，自從十年前咱們皇上推翻大業暴君，建立瀝淵王朝後，這五湖四海的小國就全臣服在皇上腳下，放眼這天下，就數咱們瀝淵最是強大，您說咱們是蔥蒜未免太汗辱人，這話若教人聽見稟報太子殿下去，殿下會抽您鞭子的。」

藍篠悠越聽越不對勁，腦子裡搜索了一下，宮娥提到大業王朝，她記得史書記載，舒裕篡位取得天下，但因施行暴政，在位僅幾年即被推翻，而推翻者是誰，史書記載含糊，語焉不詳，且所建立的新國家也國祚不長……

難不成，這個國家即是瀝淵王朝？

啊，這也不對，這可是兩百年前的事，自己身在晏金王朝，如何來到兩百年後？還有那瀝諾，分明是自己在常州平縣的鄰居，兩人之前還在紫南山上爭奪過駝子草，瀝諾是墨王夫婦的義弟，還聽說是常州岳太守的親戚，怎麼可能是瀝淵王朝的太子？

這豈不是太過匪夷所思？

她全身發涼，雙掌沁汗，完了完了，自己八成瘋了，完了完了，自己鐵定有病，完了完了，自己真真作死了！

「哎呀，菱菱，聽說姑娘是太子殿下由洛洛山帶回來的，她可能是長期待在深山裡抓兔子，不曉得外頭的事，所以才不知咱們瀝淵王朝。」另一名宮娥聽似替她說話，其實是嘲笑她孤陋寡聞。

這要在平時，她爺氣十足，哪容人輕蔑，必是要翻臉的，可這時哪有心思管是不是教人譏笑了。

她思緒如萬馬奔騰，此刻該做的事就是找到瀝諾問明白自己到底在哪裡？

她倏然起身，肅著臉問那被喚作菱菱的宮娥，「妳們太子殿下在何處？我要見他。」

「殿下這時間該在風華殿與太子妃就寢……啊，姑娘，您不知風華殿在何處，不可在東宮亂闖啊！」

菱菱見她竟然心急火燎般的衝出去，一群宮娥立刻緊張的追上去了。

「姑娘，這裡是東宮，沒有太子殿下召見，不能擅自去見殿下的，惹怒殿下是會被殺頭的！」菱菱追上後提醒道。

「我又不是瀝淵的子民，那瀝諾是妳們的太子，不是我的，他憑什麼砍我的頭？

姓瀝的，你給我出來，是你帶我來的，就要把我帶回去，我不要待在這鬼地方！」找不到風華殿，藍篠悠索性放聲大喊，看能不能將人喊出來。

一群人勸不住她，無命令也無法領她去風華殿，個個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任她胡鬧，這位姑娘是太子殿下親自帶回宮的，沒得殿下命令，誰也不敢動她。

藍篠悠也看出這群人不敢傷她，便更加明目張膽的橫衝直撞的找人，可找了半個時辰，腿也跑痠了，正以為沒辦法了，沒想到老天有眼，居然教她看見一塊匾額掛在一處殿門口，上面寫著「風華殿」三個字。

她二話不說，直闖進去，可說也奇怪，居然沒有人守衛，讓她毫無阻礙的一路由前殿衝到後殿，她內心忍不住嗤了一聲，什麼東宮，護衛這般鬆散，還不如我常州平縣的縣令官邸，若瀝淵王朝都是由這般懶散貨護國，就不奇怪為何國祚會短了。

再往前去就該是寢殿了，她猶豫了一下，畢竟來到人家的地盤，是不是該客氣點，萬一真得罪了那姓瀝的，會不會自找苦頭吃？

本來想縮腳的，但再一想，自己由兩百年後莫名其妙來到兩百年前的瀝淵王朝，先前早將瀝諾得罪個透，若回不去，橫豎日子也無法過的，既然如此，自己也不必卑躬屈膝、低聲下氣了，就要他給個交代。

腳一踢，她踢開寢門，道：「瀝公子，藍篠悠求見！」喊完，抬眼朝已被踢得大開的門內看去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對男女躺在床上，風華標緻的女子半裸著趴在男子身上，那畫面旖旎養眼得很，只不過女子在發現有人闖入後，媚態一散，神色驟變，露出錯愕的表情。

「妳是何人，竟敢闖入？」床上的女子回神後拉緊半敞的衣襟，氣憤惱怒的斥問。床上女子想必就是瀝諾的太子妃，風華殿的主人。打斷人家夫妻辦事，是自己不對，她也是懂得抱歉害臊的人。「對不住了，事情緊急，稍有些打斷，還請見諒，敢問能否商借您的夫君一刻鐘，待我問上幾個問題就立馬將人交回，讓兩位繼續行夫妻之禮。」她盡可能客氣的說話。

太子妃周婕嬋勃然大怒。「哪裡冒出來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？來人，還不進來將這女人給本宮拿下，帶出去重責五十大板！」喊完，但半天見沒人出現拿人，周婕嬋不禁愣了愣，守在風華殿的宮人少說數十個，此刻怎喚不來半個人？

忽然發覺身邊的男人不僅未跟她一樣動怒，一雙平日讓人捉摸不定的眼，竟緊盯著進來的女子，眼底有著她從不曾見過的驚豔……她驀然心驚且怒火中燒起來。藍篠悠同樣也注意到瀝諾那奇怪的目光，臉蛋悄然熱起來，曉得他為什麼這麼看她，自己可說這是第一次在人前以女裝示人，她不自在的拉了拉衣裙，撇了撇嘴，別過臉去不去留意他的眼神有多令人尷尬。

「殿下離宮多日，聽說回來時由洛洛山帶回一名女子，莫非就是此人？」

周婕嬋能坐上這太子妃子之位，也不是省油的燈，立即想起自己得到的消息，同時也有幾分明白過來，為何自己喚不到人進來拿人，今日太子被迫來到這風華殿，心有不甘，是故意放人進來破壞的！

而她本以為他帶回的只是個荒山野嶺裡的粗俗姑娘，自己根本沒放在眼底，沒想到這深山村姑不僅容貌出色，還敢如野猴般撒野到她這裡來！

「就是她，這人姓藍，名篠悠，會暫時待在東宮一段時間，不過她沒什麼規矩，還盼太子妃多包容。」瀝諾說。

「妾身明白了，既是殿下的客人，妾身會照拂的，可這會兒妾身衣衫不整，不便見人，能否讓她先出去？」周婕嬋忍怒的說，他方才的話已擺明護她，自己若堅持再叫人進來拿人，便是與他鬧上了，今日這日子自己怎麼也不能與他動氣，只能勉強笑著道。

瀝諾這才瞧向藍篠悠，開口道：「藍篠悠，誰許妳闖入的，還不滾出去！」

「要攆我可以，拜託攆遠點，將我攆回晏金去！」藍篠悠瞪著他說。不是她厚臉皮不走，而是事情沒搞清楚不能走！

他眯起俊眸，「滾！」

她急了。「別說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，我要回家，你若想好好與女人滾床，就快快告訴我怎麼回事，讓我能順利回家！」說到後頭她已是急到用吼的了。

「放肆！」周婕嬋吃驚她竟敢對太子無禮，正要繼續斥她幾句，瀝諾已不緊不慢道——

「藍篠悠，妳果真是沉不住氣的性子，就等不到明天早上再來找本太子問嗎？」周婕嬋聽他這口氣不驚不怒，沒半點火氣，當場擰起了柳眉。

「打斷你夫妻恩愛是不識相，但你若是我現在的處境，你能耐得住嗎？我這會兒是五雷轟頂、青天霹靂啊！算我求你了，快給我個答案，不然你再怎麼慾火焚身，今夜我也賴著不會走的！」她向來不要臉，耍賴就是她的長處。

他翻起了白眼，然而這個動作更教周婕嬋驚愕，他在自己面前從來都是正經八百，喜也淡漠，怒也淡漠，表情通常只有一個，就是面無表情，可今天居然讓她見到不屬於太子身分該有的表情！

「好吧，若再讓妳鬧下去，那可不得安寧了，妳隨本太子回東華殿說清楚吧！」他起身要走。

周婕嬋心驚，連忙拉住人。「殿下，自三個月前大婚後，您便遠行，這才回來而已，今夜算是咱們的初夜，您、您怎能就這麼離去？」

他聞言回頭看她，臉上掛著不怎麼誠懇的歉意。「妳也瞧見了，這女人無法無天，刁蠻得很，本太子若不先教教她規矩，如何能順利與妳圓房。放心吧，待本太子處置完她便回妳這兒了。」

她擔心他一旦踏出風華殿，今夜便不會再回來，更意外一個山野姑娘能輕易就帶走他，而這哪裡能夠？

「太子若真有話對這女子說，不妨在妾身這裡說，何必離開？」她留下他，也想藉機得知這村姑急著要問的是什麼事？

「太子妃當是連讓本太子離開一會兒都不肯？」他臉色有些沉了，像是不太高興。

「不是……妾身只是……捨不得再與您分開……」見他不悅，周婕嬋馬上心慌的解釋。

他神色稍緩。「太子妃莫急，本太子去去就回，不會耽擱太久的，妳在這裡等便是。」說著人已下床，披上外袍要走了。

她撲上前去抱住他的腿，說什麼也不甘心讓他就這麼離去，美麗的臉上已梨花帶雨。「殿下，妾身已等了您三個月，您忍心讓妾身再等下去嗎？嗚嗚……」

他臉色青了青，腿抽了幾次抽不出來，讓她抱得死緊。

一旁的藍籬悠搖頭，這傢伙也夠狠的，剛成親就走人，哪個新娘子可以忍受丈夫新婚就失蹤的，而且一走三個月，難怪人家見他回來，立馬巴著不肯放。

不過這事也情有可原，他失蹤的這三個月正是待在晏金找駝子草醫治墨王妃，辦的也是正事。

但她也不笨，由他對這女人的態度看出了點端倪，自己之所以能毫無阻攔的進到寢殿，分明是這傢伙故意放行，理由八成是不想與這女人滾床，想藉她之力逃出生天。這傢伙與她有仇，她委實不想幫他擺脫這女人，可偏偏自己此刻只能供他利用，誰教唯有他才曉得她為何出現在此。

只得心橫了橫，拿起桌上的水壺用力往地上攢下。「太子殿下走不走，不走我死給你看！」所謂一哭二鬧三上吊，他老婆只是哭鬧，自己直接上吊了，瞧誰狠！周婕嬋傻眼，這女人當著她的面敢說這種找死的話？！「放肆，本宮是開國功臣靖王之女，而妳竟敢狂妄無知至風華殿鬧事，妳想死本宮能成全！」

原來是功臣之後，這藍籬悠就不難理解姓瀝的為何明明不想與這女人待在一處，卻還是得耐著性子應付。

可這女人嚇唬不了自己的，自己出自官宦之家，爹那奸險的性格自己觀摩了不少，最懂仗勢而為的道理，試問在這東宮裡，有誰大過太子，既然是瀝諾讓她進來鬧的，那便會想辦法保住她，自己怕什麼？

「太子妃想成全我，讓我早死早超生，那也得問問太子捨得我死嗎？畢竟……太子在洛洛山時，可是說了許多甜言蜜語，令我心動難忘，這才肯隨他下山的，如今下了山來到宮裡，太子妃卻要問罪於我，殿下肯嗎？」說完，她朝瀝諾飛去一個嫵媚的眼波，還膽大包天的伸手摸上他的臉頰，食指挑逗的停留在他的薄唇上。瀝諾只瞧著她的動作，眼底是一潭暗潮湧動的深水。

「妳可真敢！」他在她耳邊輕聲道。

她一雙桃花眼上挑，眸光流轉。「怎麼，怪我輕薄？那你便留下與她溫存，我願意等到明天早上再來如何？」她有恃無恐地說，是誰比較巴不得離開這裡啊？

他眼中閃過一抹幽冷。「藍籬悠，妳可得對今日的言行付出代價才行。」

她聞言輕顫了一下，這人就是有個毛病，說話總能讓人發毛，滅人氣焰。「我好心幫你，你看不出來嗎？這還磨蹭什麼，還不快趁機帶我走。」

兩人間火光四射，偏偏周婕嬋只看到兩人交頭接耳、情話綿綿的樣子，醋得都快吐血了。

「今日是本太子與太子妃的初夜，妳本不該來鬧的，念在妳是打翻醋桶子的分上，本太子就不與妳計較了，而太子妃也是明理大度之人，不會因此為難妳的，太子妃說是不？」他隱下波瀾，面上平靜的問向周婕嬋，但根本不等她回答，又

道：「太子妃先好生休息，本太子稍後便歸。」話畢牽過藍篠悠的手便走出風華殿。

周婕嬋怒不可遏，卻又攔不了人，只得在他身後怒道：「殿下別忘了那東西還在妾身手中，天亮前您定要回來！」

瀝諾身子一僵，臉上帶上一層薄寒，稍頓一下後才再拉著藍篠悠消失在風華殿。

Crescent